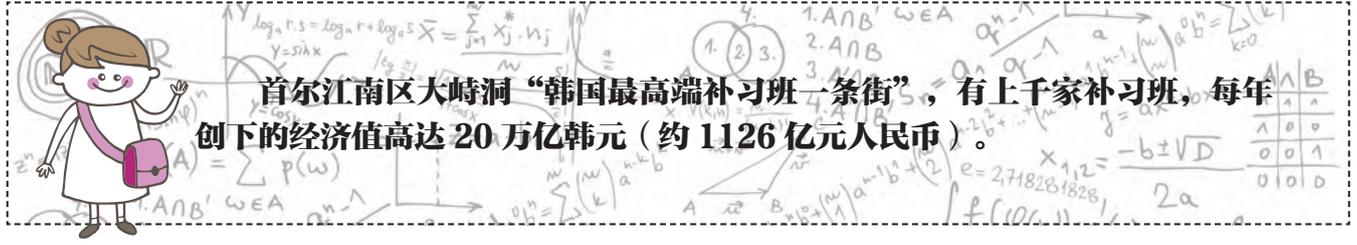


首尔江南区大峙洞“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”，有上千家补习班，每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 20 万亿韩元（约 1126 亿元人民币）。



凭借高素质的人口，韩国在六七十年代成功接下了发达国家转移下来的产业链，轻工业发展迅速，从此开启了全面工业化道路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，韩国的教育随之异化。如果说 60 年代之前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，那么从 70 年代开始，就变成了对重点大学学历的全民竞赛。

韩国有三所最高学府，分别是“首尔国立”“高丽大学”以及“延世大学”，合称 SKY，也叫做“天空联盟”。这个 SKY 就是几乎所有韩国学生的终极目标，因为它是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。2018 年，曾经在韩国引起轰动的电视剧《天空之城》就讲述了几个韩国顶级家庭为了孩子考入 SKY 而发生的悲剧性故事。

剧中的爸爸们不是银行高管，就是医院主刀、大学教授，甚至不少人本身就是高考状元这样的学霸，在家辅导孩子的“虎妈”也不乏哈佛博士，为培养出“学二代”无所不用其极，全家总动员。艺书的妈妈韩书珍道出焦虑：“现在是不惜伪造成绩，都要把孩子送入名牌大学的疯狂时代，那些不富裕的人都会借钱去给孩子找辅导，应有所有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？”

如愿考上医学院的顶级富豪的儿子却向他的妈妈控诉：“我从 7 岁开始，1 年 365 天，一天不落都在学习，不管我生病还是昏倒，你一直逼着我去学院学到凌晨 2 点，我得不了第一就没资格吃饭，我成绩如果下降就让我出去死掉……”

顶级富豪的儿子尚且需要如此拼命，更何况普通人家的孩子！所以，在韩国中学生中，还有着“四当五落”这种说法，意思是说一天睡 4 个小时会考上心仪的大学，一天睡 5 个小时则可能落榜。

《天空之城》本来是着意刻画韩国 1% 的上流家庭，如何不惜花重金为孩子请私教，培养自己子女进入名门大学，甚至到达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——家长们在学习房设置隔音墙，用计时器、摆动机械计算孩子答题的时间。为模拟考试环境，使学习效果达到最大化，甚至连灯光温度、墙面装饰、桌面摆放都有严格限制。

结果，剧中能够帮助孩子考入名校的金牌高考协调员，成

了最大赢家。尽管在剧中这位心理极其扭曲、为了能够帮助“天空之城”的孩子们考上名校，不惜沾染鲜血，残害无辜人性命的“女魔头”让人不寒而栗，现实中，人们不但没有批判“女魔头”，反而热切地互相打听，到底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高考协调员。这真是有点让人始料未及。

及至 2021 年，又一部描述韩国富人区教育话题的韩剧《顶楼》爆了。女主含着金汤勺出生，却一直受着“不成功的孩子不值得被爱”的残酷教育。为了获取成功，她不择手段，试图除掉一切阻挡自己成功的人，甚至不惜“弑父”。

她的女儿也成了这种教育的牺牲品。因为自己从小是被这样严格要求长大，她完全无视女儿的天资有限，培养女儿心里对竞争对手的仇恨，让原本胆小怯懦的孩子变成了不择手段的人，最终出现了精神问题……

在韩国从事教育工作的阎君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这两部剧是韩国教育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很大程度上是江南区的特有现象。江南地区是首尔的富人区，首尔大约有 60% 的医生、54% 的律师以及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都住在这里。

“唯学历至上”的意识在韩国人眼里根深蒂固，富裕的家庭理所应当斥巨资给子女上好的补习班，请明星老师一对一授课，从而考上名牌大学，得以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。因此在首尔江南区这个富人扎堆的地方，催生出首尔江南区大峙洞“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”，仅仅这条街就有上千家补习班，每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 20 万亿韩元（约 1126 亿元人民币）。

这些补习班费用昂贵，江南区多数家庭每个月补习班花费都要超过 100 万韩元（人民币约 6000 元），甚至有的家庭超过了 300 万韩元（人民币近 2 万元），而这些学院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。能在这里学习的孩子大多都是成绩不错，以名校为目标院校的优等生。

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办？父母也只能倾其所有、努力让孩子上补习班，弥补各项不足。因此，人口只有 5000 万的韩国，补